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江西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治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

廷幼冲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

虞爲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獻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

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勦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

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

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羗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羗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旣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畧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

袁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  
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  
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  
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  
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  
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  
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  
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  
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籍吏民有為子

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  
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寃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  
以目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  
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  
日磾為太尉初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  
進敗楊留上黨有眾數千人袁紹在河內楊往歸之  
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  
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會馥將麴義叛  
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  
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

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  
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  
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  
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  
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  
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  
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  
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  
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  
又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  
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  
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  
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  
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  
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  
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  
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  
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  
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  
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  
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  
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  
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  
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  
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

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  
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穎  
川荀諝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  
爲韓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  
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立收漢  
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徃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  
溷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

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

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



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書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竒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

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相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魯毋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以張脩爲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

絕斜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  
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  
刑捷爲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焉擊  
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劉表上焉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  
誕爲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惟小  
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  
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  
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  
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  
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  
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  
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  
寧旣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  
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  
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  
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

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其鄉人留者多爲傕汜等所殺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

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  
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  
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瓚軍大  
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  
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  
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  
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  
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  
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  
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  
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  
也今雖壞紹軍然必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  
歸未至而瓚敗曲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  
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  
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  
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駐  
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董卓以其弟  
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  
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  
車服僭擬天子招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

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  
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  
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  
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  
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  
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  
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  
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  
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

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  
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  
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  
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  
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  
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  
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  
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  
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蒲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竒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

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

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  
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  
垂就而覺攸繫獄泰逃奔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  
會卓死得免 青州黃巾寇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  
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  
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畜  
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  
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  
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

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  
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  
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  
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  
東郡迎操領兖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  
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  
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  
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詔以京兆  
金尚爲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五  
月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 初呂布勸王



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催等還輔已死催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  
晚也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  
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  
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  
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  
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  
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  
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  
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  
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  
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官去將安之遂戰而死  
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  
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  
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  
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  
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非敢  
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

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

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

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

不侯故得免於難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

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

乎傕等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

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

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

也乃以為尚書 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

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

去從張揚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爲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

關東 九月以李傕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驃騎將軍皆封侯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 冬十月荊州刺

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

家勢不义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揚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催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催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等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太尉周忠

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為揚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赦天下曹操軍甄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

壽春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丘 夏曹操還軍定陶 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詭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

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疎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六月扶風大雨雹 華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 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袁紹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

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枝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呂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日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揚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

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蒿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

有星孛于天市

司空楊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

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  
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  
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  
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  
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  
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  
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  
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犇居庸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  
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  
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  
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  
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  
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  
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  
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  
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  
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  
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  
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



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起闕逢闕茂盡施蒙大淵獻凡二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

忍言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

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

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

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

亦盡引兵還 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

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催  
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  
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壬申騰遂  
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犇槐里催使樊稠郭汜  
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  
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  
降將軍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  
往攻陶謙遂畧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  
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  
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  
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  
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  
未定柰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  
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  
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欲與  
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  
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  
素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  
畏操終爲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

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劔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

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

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毋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

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  
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  
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  
乃進攻之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  
將軍樊稠為右將軍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皆參  
選舉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喜怒  
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  
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  
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  
鄲商為雍州刺史典治之 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

震 乙酉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雋免

戊午以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 甲子以鎮

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

雨至于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

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

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

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八月馮翊羌寇屬

縣郭汜樊稠等率眾破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

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

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韋將

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  
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  
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  
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  
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  
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  
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  
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  
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  
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布  
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  
東阿素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兖州  
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素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  
韓彭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  
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  
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十二月司徒淳于嘉  
罷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 馬騰之攻李傕  
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郎河南龐羲素與焉善乃

募將焉諸孫入蜀會天火燒城焉徙治成都疽發背  
而卒州大吏趙躡等貪焉子璋温仁共上璋為益州  
刺史詔拜潁川扈瑁為刺史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  
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躡為  
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屯胸臆 徐州牧陶謙疾  
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  
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  
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  
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  
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不敢聽使君

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豕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  
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  
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  
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  
人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  
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  
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  
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  
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



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  
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  
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  
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  
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  
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  
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  
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  
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

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  
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  
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  
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  
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  
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  
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陳康求米  
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  
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  
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

通鑑卷之五  
八  
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爲素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繇遣將樊能于糜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乃自用故吏惠衢爲揚州刺史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春正月癸丑赦天下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詔即拜素紹爲右將軍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

萬戶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

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於功爭權欲鬪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豉爲藥擿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催汜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催營催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烧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汜留揚

彪及司空張壹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郤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爲質朱儁憤蕙發病死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爲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爲執金吾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催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催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

通鑑卷之三  
帝廉帷中又貫催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晡上飢何用米爲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

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催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邪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鄴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

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  
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  
將軍雖寵之猶不爲用也催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  
白催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酈去催  
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荅催  
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催爲大司馬在  
三公之右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  
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  
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  
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

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  
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  
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  
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  
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  
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  
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  
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  
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  
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

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  
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  
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  
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執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  
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緝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  
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  
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

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  
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  
超將家屬保雍丘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  
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  
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  
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  
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  
衆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  
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

通鑑卷之三  
欲質其愛子催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  
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官人今皆何在  
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  
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蒲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  
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催由此單弱  
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催乃從之各以女爲質秋  
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  
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  
乘輿車前兵欲交待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  
中楊琦高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  
乃却旣度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  
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票騎將  
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  
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  
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  
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  
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  
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  
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  
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曹操圍雍丘張邈

詣袁術求救未至爲其下所殺 冬十月以曹操爲  
兗州牧 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  
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  
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  
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  
軍段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  
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徒  
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  
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熲營帝  
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熲使

种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熲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  
令朕有詔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熲  
營十餘日不下熲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  
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熲和解定等奉詔還營  
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熲相招共救之因欲  
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  
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  
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  
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  
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



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僞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僞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僞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僞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僞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僞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爲僞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柰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僞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揚虜以爲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儼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爲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

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寇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  
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  
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  
民不得渡者皆爲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  
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爲催所殺催見河北有  
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  
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  
張揚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  
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揚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  
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  
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  
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  
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  
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揚  
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揚復還野  
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  
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  
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  
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

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  
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  
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  
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  
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  
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初丹陽  
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  
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  
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

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  
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  
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  
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  
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  
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  
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  
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  
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  
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

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  
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  
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  
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  
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  
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  
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  
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  
策刺慈馬而擗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  
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

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  
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  
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  
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表術表策行  
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  
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  
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  
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  
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

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  
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  
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  
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  
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  
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表術以  
從弟胤爲丹陽太守周尚周瑜皆還壽春劉繇自丹  
徒將犇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  
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  
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  
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  
救濟繇從之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  
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  
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  
浴佛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鉅億計  
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  
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  
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

大掠因過江依禮旣而復殺之劉繇使豫章太守朱  
皓攻素術所用太守諸葛玄玄退保西城及繇沂江  
西上駐於彭澤使融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卒融出  
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  
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敗走入山  
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丹陽都  
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掾其郡貢南依山賊嚴  
白虎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  
救吾衆曰素曹方睦洪爲素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  
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強力不

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  
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張  
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  
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  
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  
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  
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  
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  
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  
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

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  
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  
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  
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袁氏無道所圖  
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  
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  
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  
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  
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升請稍以爲饘粥洪歎曰何  
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

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  
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  
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  
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  
害柰何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  
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  
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  
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公孫瓚旣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灑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爲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柔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尤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



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  
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  
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  
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  
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  
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澆百樓不  
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  
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  
立居于平陽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董承張楊欲以  
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  
月韓暹攻董承承犇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  
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 汝南潁川黃  
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  
先繕修雒陽宮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

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  
乙未車駕幸聞喜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  
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  
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  
之城中華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  
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  
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  
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  
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  
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

備復以爲豫章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  
徐州牧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  
督高順營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  
性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  
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  
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  
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  
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  
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  
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

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  
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  
下自出採稻或饑死墻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袁術  
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  
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  
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  
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  
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  
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

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  
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  
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  
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  
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  
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  
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  
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  
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  
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  
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  
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  
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  
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  
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  
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

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  
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  
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  
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  
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  
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  
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  
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  
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  
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

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維陽旣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

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

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  
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  
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  
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已巳幸曹操營以操  
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  
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  
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  
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  
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

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  
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  
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  
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  
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  
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  
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  
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  
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

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  
奉南犇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  
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耻班  
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  
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  
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  
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  
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  
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

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  
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  
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  
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  
將更舉而求主于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  
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  
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  
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袁嘉為司空祭  
酒操以山陽蒲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  
數犯灋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

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尚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踈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

疆國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



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索術畏呂布爲已害乃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

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往依段熲于華陰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熲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

家詡說繡附於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關西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

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而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涇水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校尉典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繡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瞑目六罵而死操收散兵還住舞陰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

合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衆而還  
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  
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許  
君矣宜促諸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  
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訐何緣得行徐鑿鑿安  
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猶  
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  
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  
軍還許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  
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

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  
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  
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  
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  
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  
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  
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  
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  
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  
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

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  
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  
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  
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  
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  
灑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  
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  
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  
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  
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

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誑蜀漢是我獨以兗豫  
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  
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  
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  
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  
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  
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  
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  
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  
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

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  
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  
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  
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  
之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  
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蝗袁術遣使者韓胤  
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  
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  
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昏必  
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

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  
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  
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  
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  
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  
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  
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  
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  
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  
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

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  
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  
連執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  
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  
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  
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  
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  
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  
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

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  
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  
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  
到鍾離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  
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泰山  
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  
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  
威名旦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  
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  
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

通鑑卷之三十一  
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布後踈順以魏  
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  
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  
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  
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  
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  
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塘瑀陰圖  
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  
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

寵有勇善弩射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  
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  
祿而數見虜奪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陳獨富彊  
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衆屯  
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  
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司  
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  
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  
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碎陳國何夔爲掾  
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通鑑卷之三  
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

楊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蒲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灋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孳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馬日殫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殫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

為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為郎中 冬  
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禽劉表將鄧濟又攻  
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饑餓  
辭呂布欲詣荊州 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  
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  
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與十  
餘騎歸并州為扞秋令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  
才為怨家所殺樂自病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  
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

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  
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  
身哉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  
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  
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為朗陵  
長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灋儼收治致之大  
辟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  
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  
為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二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

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夏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閩鄉侯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涇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

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

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軍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

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吾此行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稀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

通鑑卷之三  
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  
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  
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  
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  
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  
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  
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  
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  
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作  
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縣纏女身縛

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內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  
兵東市遙為之執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  
將眭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  
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  
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散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  
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  
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違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  
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  
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

通鑑卷之三  
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

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

通鑑卷之三  
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  
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  
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  
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爲守  
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  
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  
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主公  
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  
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  
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陳登以功

加伏波將軍

劉表與表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義諫

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  
治中獨何恠乎義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  
強表不禮焉郡人相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孫策遣其正議校  
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  
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  
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  
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  
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

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  
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  
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  
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  
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  
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  
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  
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  
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  
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

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  
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  
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  
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  
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  
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  
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  
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  
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



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

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

通鑑卷之三十一  
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  
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  
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  
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  
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  
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次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闕盡上  
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三月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  
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  
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  
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  
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  
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  
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

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  
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  
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  
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  
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爲建忠將軍都督幽州  
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  
武畧代立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  
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  
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  
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

樓蘇僕延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  
計策 駐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  
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  
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  
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  
兗州叛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  
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种操曰  
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  
事 以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 袁術旣稱帝淫  
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

之收郵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  
曲陳簡雷薄於瀟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  
走憂憊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  
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  
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  
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  
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篔簹床而歎曰袁術  
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  
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犇廬江太守劉  
勲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袁紹

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上簿耿包密白紹宜  
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  
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  
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  
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  
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  
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  
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  
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  
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  
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  
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  
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  
之疆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  
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  
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  
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  
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  
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  
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  
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  
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  
地廣兵疆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  
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  
紹兵雖多而濶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  
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

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千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

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灋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

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曰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

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

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徐謂表曰將

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

楊州賊帥鄭寶欲略

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驚服推曄爲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灋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勲以表術部曲



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彊僞卑辭以事勲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一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勲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復就攻勲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遯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

通鑑卷之三十三  
八  
狗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  
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  
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  
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  
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  
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  
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  
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楊州君所親  
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  
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

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又在江  
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  
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  
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禮爲上賓 孫盛曰歆旣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  
臣匪躬之操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  
奪節墮咎孰大焉 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  
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  
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  
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

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  
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  
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  
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  
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  
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  
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進攻嚴白虎白虎  
兵敗犇餘杭投許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  
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曹操復

屯官渡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入操帳見校尉許  
褚色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  
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  
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  
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  
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  
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  
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

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  
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  
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  
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  
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  
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  
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  
袁紹紹聞備至身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  
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  
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义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  
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  
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兵執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

通鑑卷之三十三  
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

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鎮幽土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

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

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絲絹小人樂亂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絲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絲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之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絲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灋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灋也操從之劉備畧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軍方有目前急其



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表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與表紹戰不勝復還堅壁

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

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

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灋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

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

屬蓋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

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會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比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

通鑑卷六十三  
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  
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  
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  
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  
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  
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  
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  
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楊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

陳蘭等各聚衆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爲  
楊州刺史時楊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  
立州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  
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官民有畜乃  
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以脩戰守之  
備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  
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  
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  
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  
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

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  
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  
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  
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  
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  
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  
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  
今漢室傾危孤思有相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  
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  
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

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  
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此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  
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比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  
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羸踈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  
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  
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  
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  
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  
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

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

僭擬乘輿焉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

司馬張脩殺之而并其衆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爲敵璋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羲輒召漢昌寶民爲兵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爲皆應之





程